



民间文艺学文丛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民间文艺学文丛

钟敬文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2年3月

民间文艺学文丛

钟敬文 主编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字数：286千字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10243·10 定价：1.50元

目 录

加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

——代卷头语……………钟敬文（1）

关于神话学与民族学的几个问题……………杨 堃（12）

试论西王母神话的演变……………李德芳（33）

鲧禹治水神话的产生和演变……………程 蔷（54）

民间传说传奇性的作用及其心理基础 ……龚笃清（73）

英雄史诗简论……………潜明兹（86）

《崇阳双合莲》——值得重视的民间

叙事长诗……………屈育德（108）

劳动歌与劳动生活……………刘铁梁（124）

传统民歌中“私情”歌内容分析……………陈洪新（142）

民间小戏的形成与民间固有艺术的关系 ……张紫晨（157）

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静 闻（178）

晚清时期顽固派的民间文学观……………张振犁（203）

李调元及其与民间文艺……………陈子艾（225）

鲁迅和民间文艺……………金 玉（247）

关于外国民歌研究的若干情况	廖辅叔 (264)
俄国民间文艺学中的重要流派	连树声 (276)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述评	李稚田 (300)

努力搞好民间文学教学

——民间文学教学笔谈来稿综述	爱 学 (315)
二十所高等院校教师民间文学教学座谈会 纪要	(330)
北师大民间文学教研室的昨天与今天	许 钰 (336)
定襄民间风俗简述	田小杭 (349)
编后语	(365)

加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

——代卷头语

钟敬文

民间文艺学是一种人文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广大人民过去和现在所创作、享用和传承的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叙事诗、小戏、谚语及谜语等。这种过去长时期被忽略，乃至于被鄙视的“野人”的文艺创作，从单独一个民族说，它是那个民族整个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的一部分；从众多民族说，它又是整个人类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的一部分。不能设想，如果人们在过去长时期的社会生活的活动里，没有这种精神文化财富的参与，他们将会遇到怎样更多更大的困难。我们不能忽视这种事实：直到现在，地球上还有不少民族，他们的生产活动和其它社会活动是跟民间文学密切联系着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上，还离不开那些劳动歌、催眠歌、各种生活仪式歌、生产谚语（包括气象谚语等）及某些解释性的神话、传说等。大部分的民间文学作品，是随伴着广大人民的现实生活的，她是他们现实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些作品是紧贴着现实生活的文化产物，是富于生活气氛和意味的艺术。

这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对它都能够认识清楚的。现在有不少的文艺学者或作家，认为这种“野人”的文艺，即使有她自己的某些优点，但从艺术成熟程度说，是不能与专业作家的作品相比拟的。在他们看来，民间文学，在文学的国土里所占的地位，好象是一种“边塞”或“辟壤”，远

离文学国境的中央地带。所以在一般流行的文艺学论著里，除了个别章节（如“文艺的起源”等，不免提到民间文学的作品——原始歌谣、神话之类）之外，一般的论述乃至某些规律的揭示，大都是不把这种“野人”的文艺算在里面的。这种态度和观点的产生，尽管有它某种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源，但是，严格地说，它是不妥当的。大家都不否认，从世界文学史的事实看，文学的各种体裁差不多都发源于人民口头创作（原始文学及民间文学），也不否认象叙事诗（史诗）等大型作品，在各民族的和世界各国的文学史上占有巩固的位置。但是，在专家们所编著的文艺学论著里，大都有意无意地把社会脊梁骨的广大劳动人民的语言艺术，放弃在他们专心致意的理论研究圈外。好象一谈到文学，就只有专业作家的作品才是合格的对象。其实，这是一种偏见——不折不扣的传统偏见！

我们认为：一个民族或众多民族的文艺学的论述，应该包括该民族或诸民族的一切创作成果及有关的事象在内，这就是“一般的文艺学”（或简称“文艺学”）。在一般的文艺学之下，还应该有侧重论述某方面现象的文艺学，即“部分的文艺学”或“个别的文艺学”，如“专业作家文艺学”、“民间文艺学”、“通俗文艺学”（市民阶级的通俗文艺学），以及“原始文艺学”。从这种角度看起来，我们现在高等学校中文系所采用的《文艺概论》、《文学的基本原理》等教本，基本上是一种“作家文艺学”，是民族整个文艺现象的一部分的理论概括。它跟“民间文艺学”等的关系，是一种姐妹学科的关系。现在有些搞文学理论的同志，忽略民间文学的理论，以为它不值得怎样重视，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把它安放在高等学校文科课表里好象有些勉强。俗话说：“从门缝里看人——把他看扁了”。如果把那“人”字换作“民间文学”，把“他”字换作“它”或“她”，用以批评那些理论家的态度，我看是颇为恰当的。

民间文艺学，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其研究对象的领域是相当广阔的，民间文学有它特殊的内容和艺术特点。它的作者和传播者，它跟现实生活的关系，它跟同一社会里其它文化现象的关系，……这些与一般作家文学比较起来，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根据这种对象所产生的理论，不用说，也会有自己的很大特点。它是一种“特殊的文艺学”——跟“作家文艺学”有其共同点也有许多差异点的文艺学。

民间文艺学这个名词现在虽然没有被广泛使用，但是，在许多国家里，这方面的理论的研究是存在的，甚至于是相当流行的，象在北欧、苏联及日本等地区或国家，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研究的一定劲头。随着各国各民族人民力量的增长和他们政治、经济地位的解放和发展，今后对于各自民族的固有文化、艺术的搜集、研究事业，将不断出现涨潮的现象。把我国解放前和解放后这方面的情形对比看一下，就可以相当明白了。

在我们这样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广大劳动人民所创作、继承和传播的语言艺术，不管怎样，在学术界里，是应该受到跟她所具有的价值相适应的重视的。这是我们时代的一种“天经地义”。

关于民间文学的学术活动是多方面的。例如组织有关的机构，进行采集、整理或翻译，出版书刊和举行各种体裁的民间文艺的说唱演出活动等，都是这种工作的一部分。此外，一个重要的活动方面，就是对她进行理论研究，也就是“民间文艺学活动”。这种活动，我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当时解放思想、迎接新学术的潮流，在这方面进行了歌谣、故事等的搜集和试探研究活动，同时也介绍、译述了国外的理论著作特别是关于神话学、童话学的论著。我们民间文艺学的理论方面，曾经有过一定的收获。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里，许多原

来参加革命活动的同志聚集在上海，大量翻译了马列主义方面的学术理论。如普列哈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即鲁迅、林柏修所译的《艺术论》），就是那时期传入我国的。这方面直接关系到民间文学的理论虽然不多，但是，它对民间文艺学的研究是起了启发、引导作用的。在这些时期，民间文学的一般研究角度也开拓了，由原来比较局限于文艺学及民俗学的探讨，扩大到跟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原始文化史等联系起来。自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提倡征集歌谣开始，到中日战争爆发时止，在民间文学理论上贡献较大的，首推伟大作家鲁迅，特别在他的晚年，他写下了许多富有异彩的言论。此外，如茅盾、黄石、程颖等关于古神话的研究，顾颉刚关于民间传说的探讨，朱自清关于歌谣的论述，……都是这时期民间文艺学史上值得提起的业绩。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不但一时成为新的政治中心，也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中国民间文艺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讲话》的主旨虽然在于革命文艺的服务方向问题，但其中也对民众固有的文化（包括文学、艺术）作了正确的评价，并号召革命作家重视她，向她学习。这样一来，不但使革命文艺呈现了新容貌，民间文艺学也被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解放区许多革命作家及党政干部深入到广大民众中去，跟他们共同生活和劳动，并采集歌谣、故事，学习民间小戏；有的人还对于这种“野人”的文艺，进行了初步的但也是崭新的探讨。这就为下阶段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一九四九年十月，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使我国整个的社会、文化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单从文化方面说，它是以原来解放前的革命文化作为基础，在新的有利条件下迅速和广泛地发展的。在民间文艺学方面，很快建立了全国性的专门机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培养了专业人员，刊行了侧重于理论研究的刊物（《民间文艺集刊》）和许多作品集。稍后，高等学校文科，将“人民

口头创作课”列入中文系课目表。在一九五八年后，更进行了广泛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在理论建设上，建国后，大力介绍了苏联的民间文艺理论（包括伟大作家高尔基等人的著作）。本国学界人士，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探索工作，取得一些成就。

十年内乱，民间文学工作园地遭到惨重的摧残。拨乱反正后，这方面事业不但迅速恢复，而且也迅速发展了。在短短的几年里，各省市差不多都建立了专门的采集、研究机构，定期和不定期的刊物也春笋般涌现。在一些省市，歌谣集、民间故事集及民间叙事诗大量出版。高等学校文科的讲堂里，重新讲起“民间文学”的功课。刊物上理论文章的质、量都有了长进，甚至专门性的理论刊物也出现了，如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及上海分会的《民间文学论丛》和《民间文学集刊》等。这是一个民间文学花木繁荣的季节！

尽管如此，我们民间文学的研究、理论工作，究竟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跟我们多民族的十分丰富多采的民间文学各种样式作品的资料比较起来，特别显得贫乏。它无疑是远远落后于这门科学发展的要求的。

“必须迅速地把研究工作搞上去！”——这是我们当前乃至近十年内一个迫切的口号。

要完成这个庄严的学术任务，针对我们当前的现实情况，必须努力做到下列几点：

- (1) 正确运用观点与方法；
- (2) 开拓研究疆界；
- (3) 多种角度的探究。

现在先谈第一点：正确运用观点与方法。

我们的学术研究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换一句话说，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它是我们的世界观，也是指导我们学术研究的共同观点。关于这一点，大家都是同意的。问题在于我们

的理论本身是否吃透了这种观点？我们在运用时是否采取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是不是依照经典作家在科学研究上的模范行动去工作？……就实际的情况看，这方面跟客观所要求的，有相当的距离。我们在近年所作的一些文章里，曾经一再指出这方面的某些相反的作法。例如在论述歌谣、故事的文章里，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的某些理论公式，生硬地套在对象上，或者引用经典著作中的某些个别论断以充当自己的结论或立论的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不是一种指引研究复杂的学术对象的指南针，而只是一些僵硬的教条，是死板的、到处可用的公式。作者不是象经典著作家那样，大量收集有关的资料，进行反复的、艰苦的探索。而是结论是先有的，论证是为预定的结论服务的。这种作法，实际并不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而是对它的糟蹋、戏弄。这种现象，虽然近年来有所减弱，但是，仍然或明或暗地出现在一些论著中。我们必须根绝这种和马克思主义原理及经典作家的自身规范根本不相容的东西。我们决不能让经典著作家慨叹地说：“我只知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再谈到方法的运用。

象我们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一样，我们的科学方法是唯物辩证法。这是一种贯穿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根本方法，是最重要的科学方法。它在我们民间文艺学的研究上，不用说是适用的、有效的。它的一些重要规律，如：一切事物是互相关联、互相制约的规律，事物都处于运动和变化中的规律，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都是我们观察和探索民间文学现象所不可缺少的原理和方法。我们的研究者，虽然也知道这些规律，但在实际的科学活动上，却往往忘记或不善于应用它，因此往往不自觉地使用了那些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方法。例如：随意把某些现象当作基本规律，或者忽视民间文学的内在联系，以及不适当地夸大民间文学的创作意识或社会意义等，这些都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和辩

证唯物主义的。经过十年内乱之后，学术界努力拨乱反正，摆脱了过去所受的种种束缚，这是一件大快事。但是，也有些同志，矫枉过正，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最重要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也悍然抛弃了。我们应该郑重指出，这种作法，尽管有它产生的一定客观原因，（对长期不适当的束缚的“反拨”），但是，从我们学术发展的要求和方向说，这是一种歧途，更甚一点说，是倒退！我们今天在学术上的重要任务，是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方法，而不是放弃它！我们决不能因为消灭害虫，把辛苦培植的农作物也毁坏了。

在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上，我们要重视唯物辩证法的正确运用，但是，同时也应采取其它有利于获得科学成果的研究方法。在科学的研究上，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有许多科学共同采用的方法，也有某种学科单独应用的方法。从方法本身说，有些是跟一定的学术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有的是属于一般技术性的。就民间文学范围内的研究方法说，如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就差不多是民间故事研究上所专有的（因为民间故事是最富于世界性的作品）。又如英国的人类学派研究法（主要用现代落后民族的神话、故事、习俗和心理去解释文化较发展的社会的神话等现象），是紧密地联系着一定的观点（理论）的研究方法。此外，如比较法、归纳法乃至统计法等，则是在使用上比较广泛的方法，它不限于某种科学的对象或某种科学中的某种现象。我们为了取得更大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必须根据对象的特点和进行分析、综合以及论证的需要，有效地采取各种可供利用的科学方法。太拘泥于某种方法（即使是正确的方法），往往就会使效果受限制。我们常常听人批评某些同志“做事没有方法”，或者说“他很少办法”，指的就是在工作上缺乏有效的手段（方法）。这种批评虽然指的是方法问题，实际同时也批评了他工作结果的不美妙。

我们必须使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发挥它在我们民间文艺学研究上的应有作用。要达到这点，关键就在于正确地运用它！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其它有效方法的采用。

其次，谈开拓研究疆界问题。

我们一再说过，民间文学的领域是很广阔的。这不仅指她的样式众多，作品的数量无限，更重要的是指她可供研究的事象、题目，也是很广泛的。单拿歌谣这种样式来说，可以是她的某一种类的概括的研究，也可以是对她的某一单独作品的探索；可以研究她的主题思想、故事情节（故事诗），也可以研究她的艺术特点或诗学。我们可以研究近代歌谣，也可研究上古歌谣，可以研究歌谣本身的发展史，也可以研究歌谣的科学史（理论史），可以研究歌谣的本质特点，也可以研究她跟神话、传说的关系，……在思想内容上，我们过去只侧重那些在今天看来是重要的（例如反抗阶级、民族压迫的思想），对于其中大量表现的其它方面的对生活、社会的思想、感情，却给以冷视。这样的作法，就必然使歌谣中所含蕴的丰富的精神财富贫乏化，因而也就使人们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过去广大人民的精神状态。例如中国的传统歌谣，除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压迫和斗争，反映了人民的贫困生活和痛苦之外，也反映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和伦理道德，反映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和自然知识，反映了他们的教育实践和美学观念，……总之，民间歌谣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包含着过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个文化和历史。我们如果不从整体上加以注意，而只狭隘地重视其中反映阶级斗争的那部分作品，（尽管这种重视是有意义的），那就好象进入宝山，只取了一些金玉，而把更多的宝物放弃了。这是何等巨大的损失！而这决不是一般物质财富的损失所可比拟的。

上面不过就民间文学的一种样式的内容，简单地举点例子。如果把整个民间文学统看起来，那么，她思想内容的丰富，就更

加不能缕述了。

总之，民间文学的天地是很广阔的，它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过去我们在研究上颇局限于一些方面，这是很可惜的。今后，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科学地就对象所提供的广泛内容和形态，去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探索。自然，为了工作的有步骤进行，在着手时可稍分先后缓急，但却不能只抉择其一二点，把其它都放弃了。这样做，不但丧失了许多宝贵的科学资料，对于那被抉择的一、二点的研究往往也不可能是真正完整、深刻的。因为任何一种文化产物，（特别是民间文学这种产物），在存在上并不是截然孤立的。它是跟其它文化或社会事象联系着的。把它孤立地来处理，往往就不容易全面地、纵深地显出它的性质或意义。而这在研究上乃至认识上，无疑是一种缺陷。

我们必须开拓民间文学研究的领域。

最后，谈谈多种角度的探究。我们六十年来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在研究的角度上是经历过一些不同阶段的。

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开始发起收集我国近世歌谣并进而发行刊物和着手研究的时期，他们在观察、研究上所持的角度，开始主要是文学的（文艺学的），稍后，加入了语言学的（方音学、方言学等）和民俗学的。1928年，中山大学的收集、研究活动，一开始就偏向于民俗学，这种学术性活动，后来却与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汇合起来。这种情形，大体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夜（解放区的情形除外）。

全国解放后，对民间文学的研究，不但观点跟解放前有较大差别，就是对这门学术进行研究的角度也有较大的转变。由于苏联民间文学理论的大量输入，我们的研究角度，又回到文艺学的，但这不是对过去情况的简单回归，而是在更高的阶段上的回复。换一句话说，它是向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迈进。由于这时期，民俗学、民族学乃至人类学（还有社会学），被我们的学界

宣布为资产阶级的学术，而苏联的（特别是高尔基的）民间文学理论，又主要是文艺学的（他们把人们过去惯用的民俗学〔Folklore〕这个名词，用以专指民间文学及其研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拨乱反正后，由于学界的解放思想，情况有所改变。在理论上，我们强调民间文学作为文学现象的特殊性，它的研究，应有根据对象自己特点而产生的“民间文艺学”。其次，我们强调，由于对象本身所具有的显著特点，关于它的研究角度，应该是多方面的，不但可以从民俗学、民族学、民族史、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角度去对它进行研究，也可从美学、艺术学、心理学（特别是民族心理学）、教育学、文化史等角度去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不但是各种人文科学所需要的，对于民间文艺学本身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补助手段，它使我们的专门科学的内容更丰满和更深刻。这种不同科学角度的研究，并不是现在才开始，而是国际学界已经存在的事实；即在我国这门科学的发展历史上，它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不过因为某些缘故，中间曾经中断了一段时期罢了。

一种科学的对象，从多种学术的角度去加以研究，这是近今世界学术发展的自然趋势。许多人文科学都有这种倾向，不仅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是这样。拿语言学的研究作例子吧。我们传统只侧重在文字学方面的研究，如声韵、训诂、词汇、六书等的探究，“五四”以后发展了一般语言学、语法学、修辞学的研究。但是，现在在国际上这门学科又新兴了许多支学，如语言哲学、语言美学、语言社会学、语言地理学、方言学、意义学、结构语言学等，举述不尽。这种种研究，其中固然有得失利钝的地方，但是，总的说来，它使人们对语言（包括文学）这种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人文现象，在认识上有了远非过去时代所能比拟的丰富和深刻。民间文学现象的多种角度的研究结果，大概也将是这样。有些同志，看到有些不是从文艺学出发的研究，就怕它

会妨害这种科学本身的存在或发展。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事实证明，多种角度的研究，不但是无害的，而且是有益的。

自然，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如上文所说，我们在学术上的指导原理和主要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我们学术研究的方向盘。我们采取各种不同学术角度去进行民间文学的研究，都不能违背或离开方向盘，我们必须使那些不同的学术角度和方法，直接或间接地为我们的研究方向服务。有人也许要怀疑这种做法是否可能。我想，只要我们真正通晓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方法，而又有鉴别地去对待所采用的科学的性质和作用，并遵循一般科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去进行工作，那么，我们的研究成果，将大有利于马列主义的学术活动，而不是相反。我们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晚年，为了完成马克思生前未竟的心愿，写作了那部古史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在著作里，大量利用了摩尔根的民族学杰作《古代社会》的论点和材料。我们现在虽然不能说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完全从民族学角度作成的（著者在书中除一般史料外，还利用了希腊神话、史诗及悲剧等艺术文献），但是，民族学的理论和资料，却是构成这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社会史的要素。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里是严格地根据他和马克思所共同创造的社会历史观点和科学方法的。他这样做的结果，取得了科学上的重大成就。这对我们今天的民间文艺学研究来说，是具有很大启发性的一个范例。

今天要完成民间文艺学研究的任务，应该做的事情是颇多的，决不仅限于上面几点。但是，这几点，无疑是极关重要的。如果掉以轻心，将使我们的任务不能很好完成，乃至于不可能完成。

在我们这个民间文艺学的理论文集印行的时候，我们举出了上述几点，稍加阐述。目的在于说明我们的研究方向，并愿与国内这方面的同志共同努力。

1981年8月16日 北京

关于神话学与民族学的几个问题

杨 堃

我国民俗学和神话学老专家钟敬文教授，去年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是代表我国民俗学研究较高水平的一本书。其中，关于神话、传说、史诗部分的论述。我是基本上同意的。但还想提出几点补充意见，并对今后研究的方向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请读者和专家们指正。

一 神话的概念及其与宗教的关系

《民间文学概论》讲到关于神话的定义，引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神话“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①现代我国讲神话的人全是以马克思这句话为依据。但是，我认为马克思这个定义是从文艺角度来谈的，仅适于原始神话，不适于阶级社会产生的神话。至于马克思说，到了阶级社会“神话就消失了”，我的体会也仅指原始神话而言。鲁迅曾说：“中国人至今未脱原始思想，的确尚有新神话发生，譬如“日”之神话，《山海经》中有之，但吾乡（绍兴）皆谓太阳之生日为三月十九日，此非小说，非童话，实亦神话，因众皆信之也”。^②我认为不仅中国如此，任何民族都是只要宗教存在，神话也就存在。因为神话是宗教的组成部分。在原始社会有原始宗教。原始宗教有四个要素：一是神话，二是礼